那天的麗江——我的納西語學習和實地調查

黑澤直道
國學院大學

雖然我現在在日本工作，但我的心，有時會在麗江那清新的空氣裡、那清澈的小河裡飄來飄去。我常常跟別人說那裡是我的第二故鄉，但這個故鄉已經面目全非了。那個我向往的故鄉好像只留在我的腦海裡……

一、當初的研究計劃

我是學習口頭傳承，特別是神話、民間故事等等的。我在讀碩士的時候，對民間故事的結構問題很感興趣。這個故事結構就是故事情節的結構。一些民間故事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主人公從這個世界移動到另外一個世界，就是深山、大海等等。在那個世界裡，主人公跟妖怪、魔鬼等進行鬥爭，打贏以後再回到這個世界。另外，還有一些故事的情節是這樣的，主人公一直在這個世界，從另外一個世界來了一個人物，就是神人、神女等，遇到主人公，最後這個人物又回到那個世界。在日本的民間故事情節裡，前一個故事情節的主人公好像男的比較多，後者的主人公也是男的比較多。而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人物，好像女的比較多。這是不是日本的父系社會背景的影響呢？所以，我有一個假想，如果是母系社會的民間故事的話，那麼主人公的性別會不會相反呢？

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中，結婚習俗比較有特色的就是雲南納西族支系的摩梭人。摩梭人的社會是很有特色的母系社會。納西族主要分佈於雲南省麗江市和迪慶藏族自治州，也有一些分佈在毗鄰的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區部份地區，人口大約有32萬人。他們講的納西語是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周圍比較接近的語言有彝語、傈僳語、拉祜語、白語等。納西族有幾個支系，人口最大的是納西人，第二就是摩梭人，摩梭人的人口大約有4萬人。納西語有東西兩種方言，說西部方言的是納西人，說東部方言的就是摩梭人。

如果先調查摩梭人的民間故事，然後跟納西人的故事進行比較，也許可以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就是社會背景對民間故事情節的影響。所以，當時我用了在日本能查到的一些文獻資料，把摩梭人和納西人的民間故事做了計量上的分析。可是，從那些資料看不出明顯的影響。而且這些資料都是漢語的翻譯，資料本身也有翻譯上變質的問題。所以當時我的指導老師勸我去雲南，自己學習一個民族語言，自己收集資料。老師說：「雖然這種學習也許相當辛苦，而且短時間內也許看不到結果，但是認真學好一種語言，以後肯定會有收穫的。」所以，我決定去雲南，學民族語言，自己收集資料。

二、納西語學習

1996年7月，就是我讀博士的第一年，我來到雲南省昆明市，開始學習納西語了。我住在雲南大學的留學生公寓，要找一位能教納西語的老師，可是那時在昆明的大學裡還沒有開設納西語的學習課程，也找不到專門教納西語的老師。過了幾天之後，有一位老師給我介紹一個納西族的研究生，我開始跟他學習納西語。他是學習民族學的研究生，名叫鮑先生。我雖然找到了我的納西語老師，可是，鮑先生沒有教過語言，他也不懂得怎樣教導我。所以，我的學習方法是用我自己帶來的一些語言學資料，一個詞一個詞地請他念下來，用錄音機把它錄音。錄了以後，自己反覆地聽，一邊記住一邊記錄下來，只能這樣學習下去。

那時候是麗江大地震以後還沒過半年的時期，有人說麗江還不那麼安全，最好不要去。我

在昆明待了一個月左右，用上述的方法學了一段時間納西語的發音以後才到了麗江，就是1996年的8月上旬。到達麗江的第一天，我住在新街福慧路的一個賓館裡，要給日本的老家打電話，告訴家心我平安到達，但電話裡雜音太多了，根本聽不見我母親的講話，只能大聲說「我到了！我到了！」。我來的地方是這麼遠嗎？從現在開始我在這個地方能不能完成我的學習任務呢？我一點自信都沒有，只感覺到好大的不安。從房間的窗口向外邊看，能看到的只是隆隆的積雨雲和照在海拔2,400米土地上的強烈的陽光。

幾天以後，鮑先生給我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古城裡叫做七一街的一條街有一個研究機構，可以招待外國人。那是一個叫做「民間合作社」的組織，之前有一個加拿大的大學提供了經費援助，把一棟納西族風格的三合院改為一所「國際麗江合作發展研究中心」。第二天，鮑先生帶我去看這個小型的「研究中心」，與負責人和工作人員見面後，參觀了那裡的房間。這個房子跟周圍的納西族民居沒什麼區別，是個納西族氣氛十足的三合院。房子都是用木頭做的，中間有個天井。雖然沒有豪華的設施，但整個院子非常安靜，對學習的人來說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那裡的工作人員都是納西族，鄰居也都是一般的納西族家庭，是很理想學習納西語的語言環境。所以，我馬上就決定住在那裡了。但是，那位負責人講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納西族口音，而且那時我的漢語水平也還沒怎麼好，那天談話的時候，我幾乎都沒聽懂他講的話。鮑先生一一幫我翻譯了以後，我才明白了他講的意思。

之後，我回國做了種種準備，於1997年8月下旬回雲南，辦了一些手續，正式開始了長期的麗江生活了。在麗江開始學習的第一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忘的。我一直學習納西語。每天晚上我的宿舍會來一位老人當保安。大概晚上八時左右，他牽著他孫子的手一起過來，在我隔壁的房間裡睡覺。所以每天他們過來的時候，我向他問一些納西語的詞，把這些詞的發音錄音，慢慢地學習下去。學習之外，生活上也要適應。那時候，我是一個人做飯吃的。因為加拿大的老師們一年中只來住幾個星期，所以其他時候那裡只有我一個人住。有人說，納西族的文化跟日本的文化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實際上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特別是飲食方面。麗江當地人的口味是喜歡吃辣的，而且可能因為海拔高的原故，做菜時油用得特別多。再說當時的麗江，還沒有像現在那樣有很多外地人，外地口味的飯館也很少。所以，當時我一個人去附近的市場買米、肉、蔬菜和佐料，但很多材料自己並不熟悉，只能一邊試做一邊吃，費很長的時間，還是覺得很困難。

就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助我的還是「研究中心」的幾個工作人員和鄰居的老百姓。有一天，大概在那裡住了兩個星期的時候，我嘗試用納西語造一個句子，第一次跟他們說了納西話。那是很簡單的句子，現在已經記不得我說了什麼，可能是一句「我從日本來學納西話了」這樣的句子。那時候，大家聽了我說的納西語都很高興，說：「*Reefbeisso Naqxi geezheeq gvl seiq! Reefbei sso Naqxi geezheeq gvl seiq*!」（意思是：日本小伙子會講納西話了！）。然後，鄰居的大媽也過來看看，那個院子一下子熱鬧起來了。我看到這個熱鬧的情景，當然心裡非常高興，而且覺得：由於我小小的學習進步，大家都這麼高興的話呢，以後我絕對不能放棄學習了……。從那以後他們那非常純樸、非常可愛的一種期待成為我的學習動力。如果沒有他們的期待和幫助，我不會堅持到現在的。當時我在古城和納西族居民一起生活，學習納西語，現在想起來，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回憶。

可是現在的麗江，古城的樣子完全改變了。1997年12月，麗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那以後當地政府以猛烈的速度來進行旅遊開發，古城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旅遊開發引進了大量的外來人口，他們是在古城裡做生意的。納西族的原居民把房子賣給這些商人，或者租給他們，自己從古城裡搬出去，搬到周圍新建的住宅區了。據我所知，現在所謂的「麗江古城」裡面，基本上都沒有原來的納西族居民，麗江古城已經不是納西族居住的地方了。去年我聽說，位於古城的一所小學裡，大概有40個學生的一個班

裡面，納西族的學生現在只有三、四個而已。雖然沒有正確的統計，但我認為這個數字足以反映了古城全體的人口比率。而且最近幾年，古城變化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作為旅遊熱點的麗江越來越名聞天下，但是那背後一直進行的變化卻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

隨着原居民的移動，古城裡面已經看不到納西族的習俗了。以前能看到的一些當地風俗，比如說他們的節日，火把節、中元節等，跟他們的生活緊密相關的風俗現在没辦法傳承下去了。古城已經没有納西人，以前在古城裡面經營的老餐館也跟着原住民搬到新區了。現在古城裡的大多數餐館都是外地人開的，而且有的餐館是匯集全中國美食的。這裡已經可以說是一種遊樂場所，或者是度假村一樣的地方。可是這個「世界文化遺產」，一般仍然被認為是納西族文化的體現，我覺得這是一個可悲的矛盾。當時我住的七一街的很多民居，現在都變成了外地人經營的客棧，賣旅遊產品的鋪子、酒吧、咖啡館等等。我的朋友和鄰居都已經搬出去了，所以那裡已經很少能聽到納西語了。當時的七一街，現在好像只留在我的記憶裡。現在我才明白了，那時我能跟古城的納西族居民們一起生活，是一種多麼幸運、多麼難得的經驗啊。

三、故事採集與記錄

我在古城學納西語學了大概一年後，我開始訪問納西族的農村，採集一些民間故事、神話等等。以前在中國出版的納西族的民間故事、神話等的資料，基本上都是漢語的翻譯，所以我開始自己收集資料了。但是對一個外國學生來說，這個工作是相當難搞的。有些時候，我找一個納西人做嚮導，跟他一起去。有些時候，我的朋友來麗江旅遊，跟他一起去。那時候，我已經掌握了最基本的納西語的對話了。雖然還没有達到完全會說納西語的水平，但可以理解我的嚮導幫我翻譯的基本意思了。如果完全聽不懂納西語的話，就無法辨別人幫我翻譯的詞語是不是正確。所以，有人幫我翻譯的時候懂一些當地語言就比較好。因為別人的翻譯，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

就這樣，我開始了民間故事的調查工作，可是很難找到會講這些故事的人。一個原因是我畢竟是個外國人，我在當地能得到的信息本來就是有限的。還有一個原因是，那時這種文化已經面臨消失，而且當地人也没有意識到這些文化的價值。他們一般認為納西族獨特的東巴象形文字和用這個文字書寫的東巴經書才有寶貴的價值，其他民間故事等的傳承没有什麼價值。東巴文字是納西族的傳統象形文字，過去這個文字基本上用於他們的宗教經典，只有主持宗教儀式的「東巴」才能書寫、誦讀的。有的學者認為東巴文字是到現在還在使用的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那時候有人跟我說：「你為什麼要學民間故事這樣的東西！你應該學好東巴文才對！」可是，那時我要找的不是東巴文和東巴經書。

那時期，我去的地方是古城附近的農村和離古城比較遠的一些農村。具體的地名是：白沙、大具、鳴音、寶山、奉科、魯甸等等。我走了這些地方，一直找會講故事的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滿意的收穫。這樣過了很長的時間。最後我在麗江的北邊，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內的三壩鄉，見到了一位老人，和志本先生。他是著名的老東巴。他了解我的來意，給我講了一些神話故事。這些都是用現在的納西語的口語來講的，我把它錄音下來。這時已是1999年了，距1996年我開始學納西語以後，已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

我拿到了這個錄音，回到古城的住宿處，開始了記錄的工作。但這也是很難搞的工作。我大概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每天都聽這個錄音，把聽到的詞語用國際音標記下來。可是，我才學了三年多的納西語，很多地方還是聽不懂。所以，我就找了東巴文化研究所的納西族老師，向他請教不明白的地方，這樣才能把所有內容記錄下來。但是，因為香格里拉縣內的納西語是一種很有特點的納西語方言，跟古城的納西語有很多不同處。這個工作本來就難度比較大，所以整個作業完成以後，我再一次請納西族的老師檢查一次，這樣才整理好這份資料。

當初我的計劃是把納西人的民間故事和摩梭人的民間故事互相比較，然後考察是否有社會背

景的影響。但我只學了三年多的納西語，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而且摩梭人講的是納西語的東部方言，跟麗江的西部方言有很大的差別。再說那個時候語言學上有關摩梭語的資料也很少，我要學習摩梭語太困難了。所以我干脆改變我的研究計劃。因為我在香格里拉錄音的內容，是納西語的口語資料，所以我把這份資料，跟前人研究的東巴經的語言資料進行比較，考察了兩種語言的特徵。這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

四、回憶麗江的日子

到了2000年的11月底，我終於離開了麗江，回到日本。以後每年夏天放假的時候，我都回到麗江。雖然不能一直在麗江學習，但我還是一直堅持學習納西語。最近，在中國出版了兩本納西語詞典，這兩本詞典都對我的學習很有幫助。以前我學納西語的時候，納西語的音像資料很少，而現在納西語的民歌和流行歌曲發行量多很多。最近當地的電視臺也有幾個納西語的電視節目，學習納西語的環境明顯好多了，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納西人保護語言的意識也明顯地提高了，納西語的流行歌曲，納西語的電視節目，這些都是跟這個意識上的變化有關的。這幾年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有了一個研究項目，他們已經開始了民間故事、民歌、諺語等等的記錄工作。民歌和諺語等的語言資料，藝術性比較高，記錄工作的難度也比較大，所以我覺得還是由納西族自己來做這項工作是最合適的。如果當年我住在麗江的那個時候，有這些資料的話那該多方便，也許我學習納西語所需的時間可能會縮短一些，所以我有點兒羨慕現在的情況。但是再一次想一想，因為那時没有這些方便的東西，所以我才積累到了很難得的經驗。特別是我在古城裡學習納西語的，那些很難忘的日子。

圖：麗江古城裡的菜市場，筆者拍攝於1996年9月